海天片羽

闲说芸娘

■ 查辅成

临近过年，常于闲时看闲书。看“闲书”，其实不闲；说芸娘，充满快意。开卷有意，直教人心曲款款，获益满满。

清人沈复著作《浮生六记》，遐迩闻名。书中女主人公芸娘，是作者的妻子，又是一位有情调懂生活的女人，这就决定了她的蕙质兰心和平实隽永人生。沈复以务实求是的态度，真实地表现了两人的夫妻情感，跌宕起伏写下“六记”：《闺中记乐》《闲情记趣》《坎坷记愁》《浪游记忆》《中山记历》《养生记道》（一说后“二记”为伪作）。

感谢作者的用心和细致，原本难登文学大雅之堂的夫妻琐碎生活，却在沈复笔下登堂入室，并且津津乐道。芸娘知书识礼、聪明伶俐，是她那个时代的“道德模范”，且身体力行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，堪称生活的典范。

芸娘虽非貌若天仙，却是情深似海；不会巧舌如簧，秉性率真自然。妥处家庭宅事，夫妻琴瑟和谐。作为古代读书人，沈复笃定期盼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理想境界。蕙质兰心的芸娘，投入地践行她作为妻子的角色定位。

芸娘是一位不惜箪食瓢饮、气质高雅的情调女子。用她自己的话说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生”。她既上得殿堂又下得厨房。她被称之有情调的女人，而情调却是女人一辈子的修养，也是一种成熟女子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，芸娘修炼得炉火纯青。她活得空灵而浪漫，心中永远拥有爱。

芸娘心思缜密，活色生香，这从沈复书中酝茶酿香的情节可见一斑，借以展现芸娘的冰雪聪明和炽热情怀。《闲情记趣》篇有载：夏日荷花初放景况，一般是晚上含苞早晨绽开，机敏而灵巧的芸娘，深得其中三昧。于是，她利用荷花这一属性，别出心裁用纱囊裹上当日饮用所需茶叶，夜里放置花心，早间取出泡茶，增添生活乐子。我好像在《红楼梦》里读过类似描写，不知芸娘是否拜读后“借花献佛”？反正，作为封建时代没有实际社会地位的女子芸娘，寄情寓兴于制作“功夫茶”，充满家庭的幸福温馨，活得滋润惬意。

沈复确实是个福人，芸娘既是他的红颜知己，又是他的心灵港湾。反之，芸娘受丈夫的呵护争取到有限的独立自由，惜乎最终被贫病和忧愤夺去了生命。不见容于封建礼教，两遭宗法大家庭放逐，招致非议，令人扼腕。

芸娘的形象源于真人真事，文坛前辈林语堂先生对其评价甚高。他曾言：“芸，我想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。……她的一生，正可引用苏东坡的诗句，说它是‘事如春梦了无痕’，要不是这书得以偶然保存，我们今日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。”林语堂曾对女儿说，他理想中的女人便是这位芸娘。

文艺随笔

郑逸梅的茶趣

■ 孟祥海

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先生自幼受祖父熏陶，很小就学会了泡茶。每当泡好一壶茶，祖父就放松下来，和身边老友天南地北地闲聊……家庭的耳濡目染，加上先生的博闻强识，经多见广，使他成为一名通晓茶史，精于茶道的品茗高手和茶艺专家。

在郑逸梅先生的《艺林散叶·自道与抒怀》中，有多则与茶有关的篇什，其中涉及茶具，喝茶环境，品茗与感悟等，读来让人如饮甘醴，如沐春风。

“余深慕颜回之高风，拟觅一小型之瓢，制为茗盏，上覆一盖，镌‘瓢饮’二字，为解渴之需。奈小型之瓢，殊不易得，遂未果。”此则言及茶具，可谓独具慧心，“瓢饮”两字尤令人深思。“桐荫涤砚，竹院煎茶，松斋弹琴，蕉窗读画，此之谓四美具。”言喝茶环境，雅人深致，四美与共。“茶初熟，香初温，月初圆，花初发，是人生最受用处，不容轻易放过。”说的是茶，又何尝不是在品人生？“妇藏斗酒，童煮清茶，家庭之乐，无逾于此。”言茶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，充满了人间情趣……片言只语，如竹简，似格言，颇得神趣，非精通茶道，深得茶中三昧之人，难言此语！

先生谈及茶道的文章很多。比如《十壶春》：“最好是桐院生凉，蕉窗昼永，和二三素心人，随意谈天，一方面由解事奚僮，燃松子瀹清茗，既能择水，又知火候，一一斟来，先宾后主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得，那时两腋风生，快慰无比，古人所谓一人得神，二人得趣，三人得味，非亲自领略，决不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哩！”真是深得茶中之趣，颇得喝茶的境界。至于《品茶韵话》所说：“茶之优劣，不仅口尝，即鼻嗅亦能辨别。撮以少许，以三嗅三香为上品。一嗅再嗅有香，三嗅微香者为次品；再嗅有香，三嗅香绝者又次之；嗅有香，再嗅香微者，更次；再嗅香觉者，那就属于劣等了。”其“三嗅三香”便知茶之优劣，此时的先生仿佛不是一位作家，而是一位道行很深的茶界泰斗！

此外，先生有些文章还涉及一些老茶馆和市井文化。如《茶馆酒店旧闻》《茶寮之回忆》等，读来不仅可领略当年旧茶馆的情况，更具岁月的沧桑感与历史的厚重感……

郑逸梅先生一生的品茶心得，后尽收录在他的代表作《艺林散叶荟编》里，书中共有关于茶俗、茶具、茶联、茶诗以及品茶的奇闻轶事70余条，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笔可贵资料。

岁月山河

海岸上的豁口

■ 王卓森

我从老街一家叫大亚的旧书店出来，就进入了凛冽的寒风中。这几天，海岛跳崖式降温，套着羽绒服的丽人和穿着人字拖的快递小哥，交错奔走在这座南方滨海城市的大街上，各自感知着生存的温度。连日的冷雨并没有打落多少树叶，起伏的绿色，入眼的繁花，还是云头之下的风景。这天气，像极了某一种“人生突然”，又像是一种异质的思想，浸入到我的身体里。但，我依然喜欢这样的冬天。

天空下着雨，雨雾随风飘散，把远近的楼墙打湿了，绿化带的林木也沉浸在冬季才有的灰蒙中，锐利的色彩是雨伞和出租车顶上的小灯箱，这些色彩的流动，让这座不怕冷的城市维持着一种精神抖擞。雨继续飘洒着，坐在咖啡座里，温暖的室内和淌着雨水的玻璃，诱发我微闭着眼睛，听雨落在心里，我知道，这不是去年冬天的那场雨。尽管除时间不同之外，我无法分清两场雨之间的区别，但不可能淋着同一场雨。

冬季的海岛上，连接大海的河流水瘦下去了，显出一种萧索，但大海不会瘦下去，永远是那样的浩浩汤汤。大海就在我眼睛正前的方向上，近得可以用手掌去拍它，想拍就拍，它好像是我领养了很久的一只宠物，随时看见它，无限亲近它。十八岁以后，我的时光都散落在海边，从年轻的日子到中年的生涯，我没有离开过海。就如此刻，我在冬天的海风中迎接一场冷雨，在冷雨中徐徐独行，不着急去回访一个旧友，还趁着徜徉走进一家超市买几颗德芙巧克力。我从很多陌生人之间穿过，在湿漉漉的地砖道上踩下一个一个鞋印子。我看到身边的不少人神色闲散，偶尔露出友善的浅笑，随性成姿，与我在西岸海湾看到的任何一道沙梁、几片礁石的神态相似。

我总是忘不了一个海岸上的豁口。从城市的深处，离开喧闹的街道，我走出来，循着落日的方向，走向这个豁口。即将坠落的太阳，无比辉煌，悬挂在距海面几寸之高的空中，飞鸟与落霞融化在强烈的夕照里，万古永恒的时间也被融化了。在逆光中，我看不见大海动荡的波浪，空旷，孤独，连大货轮拐弯的水迹也迅速逃走，就像要逃出一段没有尽头的记忆。有几个人在沙滩上走着，后面跟着一排脚窝子，他们留下的印痕不会成为历史，潮汐一刷，过不了今夜，他们大声地说话，句句被浪涛的喧响混音，我听不清，就像听不清一些在时间过道上无法停留的呓语。这跟发生在我们身上一些蹊跷的事情一样，明明白白的结局，却是无从说起最初的动念。曾经，在一个下午，我坐在这个海岸上的豁口，在几棵木麻黄树下，目光追逐着海上大轮船沉重的身影，同时，远眺城市边缘的楼群，楼群也在眺望着我，我半天不说一句话，只听风鸣，听自己手臂静脉里血液的哗流。

海岸之外的野地上，我看见一些面朝大海的花开了，星星点点，它们是野地里不肯安静的精灵，相约着在冬季的后半场出镜，半个月过去，它们会无情凋谢，地上会撒满它们枯萎卷曲的花瓣，但这不是它们忧伤的冬天，因为它们的枝头也会在许多个夜晚之后被叶丛覆盖，然后叶丛中长出新花。海岸的风掠过我向前奔去，犹如要遁入空门，又好像总在我的左右，与我絮絮叨叨地对话。与海上匆匆撞进我怀里的风不一样，这些从树林里窜出来的风，钝了很多，好像我内存条里渐渐粗粝的记忆力。对面是大陆，我曾在岁末的冬日里踏上去过，那是一片帮助我对“广袤”一词深切理解的无垠之地，土地是红壤土，种着连片的桉树林，高高指向蓝天的树干，浓郁呛鼻的桉树味，突突嚎叫着跑在林间红土路上的手扶拖拉机，一路扬起的红尘，恍然是我家乡的山坡。地理景象的高相似度，令我有这样的错觉：这块陆土，是造物主从我家乡撕下一角叠覆在此。靠近海峡，是粤省最南端的县城，有一座古塔高耸，我在塔下吃过几种小吃，还拍了几张留影，留影里的我头发浓黑，身体年轻，穿着单位的制服，目光里闪着不知岁月艰难的梦，与对岸初建省的特区城市上空的冬日阳光交织在一起。

在海岛的冬天里，温暖甚至是炽热的太阳，还有与太阳有关的一些事物，是我想念的一部分。我想起了天涯之南一个岛礁上的太阳花，它们是岛礁主人从陆地上带上去的，小心栽种在空罐头罐里。在岛礁上的九天八夜，遇见礁上那几罐天外来物般的太阳花，我读出了孤独的意义，它们好像在等我从远方而来，叫我惊诧和感动。它们没有珠玉之身，叶片与株颈的纹脉在热带烈日下透明如纱，但毫无萎颓之相，在高温高盐高湿的海上，它们顽强而寻常的样子，因为远离陆上，隐藏着许多特别的故事，就如那一座座隐没在惊涛骇浪之下的礁盘。太阳花，一种我本来经常看到的植物，但从来不知其名。直到在岛礁上与它们相遇，我才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，真的说不出是怎么的一种心情。很像某种重复的生活、某个不时见面寒暄的人，熟悉着，却也陌生着，有一天，深陷其中，才发现人间迷离。

在我行经的一条河流与河岸栈道之间的一块绿地里，站着一棵冬天开花的树，我注意它很久了，它枝丫疏朗，花色粉红，花瓣向外张开，缀满枝头，整个冬天花一直都在开，没有败过，成了整片绿地的主场。这是一棵什么树呢？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它春天夏天甚至秋天开花就算了，冬天竟然也开花，还开得这么任性，是找骂还是找爱呢。不时有人在这棵树下拍照，摆各种帅姿势，笑声一片。人总渴望后背倚靠着万里江山，哪怕是一道诗意的背景，这棵璨然开花的树正好可以满足。我想，海岛上的人，肯定谁都看见过身边一棵开花的树，这棵树就在他的视野里，与一片冬天的云一样，无关他的工作、恋爱和房贷，也无关他的忙碌、欢喜和烦恼。没什么事时，我喜欢走到这棵树下，看看落花地上的几只昆虫如何觅食和起性打架，看看野草的一片叶尖如何从青绿渐变到枯黄再到青绿，看看一棵不会害羞的什么植物如何展示它的姿态，如果几天里没有一只蝴蝶或者蜜蜂飞来招惹，不知道它会不会着急。大地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挺有意思，细微之处辗转着生命的秘密和无所适从。

阵阵寒风，呼啸着走出那个海岸上的豁口，暮冬，却走不出一年的最后，这时节，年关也在赶来，遥看却很近，短暂的冬季一去，不需化妆的春天又将再一次走秀海岛。桃花流水的春天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，喜欢张志和的鳜鱼肥。

《春暖花开》（油画） 周铁利 作

食话琼崖

白沙鱼茶

■ 段万义

鱼茶，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美食江湖中的恒久坐标之一。它像是附着了暗语或隐秘，倔强存在于当地人心中。

倘若将鱼茶视为红茶或绿茶，则是误判。鱼茶只是借鉴饮茶方法，以水冲泡，能喝其汁，便赋予如此芳名。鱼茶内核为特制鱼肉，直接食用是最基本腔调，偶尔也将其油焖后再煮片刻，满足迥异诉求。

随着友人一声玩笑话“吃茶啰”，一股强烈混合气味横冲直撞，似有鱼香、又富糟香、若有糖香、尤具醋香，瞬间通过鼻腔猛逼你我心底。一份盘绕着独特的复合香，交织成了一曲绝美的惊叹。如此之香勾连着本土游子的呼吸，即使远在千山之外，也是一种永不失联的爱。

鱼茶跃上美食阶梯，却是缘于一次意外收获。在最没料到的时段，生鱼和米饭邂逅于陶坛中，成就无法想象的美好。岁月更迭，鱼茶书写着生生不息的亲和力，既是对食物的充分尊重和安妥存放，也是对先辈的深情歌颂及久远怀念。

庭院内，阳光斜洒于大片翠绿芭蕉叶。被腌制一天的淡水小鱼提前汇聚其上，像是赴一场精心准备的约会。小鱼约比大拇指稍长，此为黎家女最看重的鱼茶食材。为求创新，切碎的野生南姜和一般生姜接踵而至，并有蒜末陪同。所有食材被不断搅拌，相拥缠绵，起承转合似在演绎一场刚柔并济的舞蹈。而后，集体步入已消毒的玻璃坛内，被一层一层压紧压实。倘若有食油跃跃欲试补位其中，不仅落得个画蛇添足的名分，还会招来质地腐败给你看的下场。

坛口密封后，一次“发酵”会战就此展开，你我既纷争不断，又抱团取暖，继而总体和谐优化。发酵，骁勇而善战，铸就白沙鱼茶灵魂的驱动和傲娇的密钥。流火的日子翻转几天后，米饭就像是特意植入的一张魔法芯片，让人仿佛听到了短兵相接的搏击声，又似乎看见平静洋面下暗流涌动。整体被激荡出另一种斗志昂扬，直冲酸香巅峰。十五天左右的如胶似漆，鱼茶重塑了芳华，惊艳四座，广受追捧。

鱼和饭仿若门当户对的联姻，恰似金风玉露般相逢，碰撞出足斤足两的珍爱，成全翘首企盼的绚丽，自是胜却人间无数。完完全全将人导入酸甜、微咸、芳香境界的鱼茶，鱼与饭全情投入，亲切地倾情奉献所有，决不攀缘高枝而炫耀，只须依靠时间这位高手的神奇加持。鱼骨变酥了，刺也软化了，自然避免了挑刺剔骨的烦恼。一口一条小鱼，柔韧畅爽，鲜美诱人，给重口味的舌尖与肠胃好好享受一番。

海南岛炎热天气无情拉长，食欲悄然削减。鱼茶仿若临危受命，精准将沉睡的味蕾彻底唤醒，一次次发挥开胃之功。鱼茶酸香馥郁的复杂韵致锋芒毕露。白沙很多百姓就好这一口“鱼酸”，其中黎族同胞尤甚，往往“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蹿蹿”。虽信奉极简哲学的鱼茶，却似忠诚守信的侠士，始终毫无吝啬地激情输送大量的氨基酸、矿物质和乳酸菌，为你的健康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
鱼茶干湿有别，无非是制作之前将鱼儿晒干与否，口感于韧或酥中激扬各自的风格。当然，从未涉猎鱼茶的食客，面临其浓重酸劲气味儿扑面而来，不免掩鼻遮口。然而，千万别因这小小的“挫折”而错失了一份相遇后的美丽情缘。有人概括吃鱼茶之感：一次怯之，二次适之，三次瘾之，确乎道出了不折不扣的真诚。

一方一味一乡情。重大节日、盛大宴会以及招待重要宾客时，白沙鱼茶即是奉上最真心实意的表达之一。围桌欢笑家常话，觥筹交错品鱼茶。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，白沙黎人必吃鱼茶，让寓意年年有余有了载体，既尊重了传统习俗，也很好地延承了祖制。在白沙黎族，无鱼茶不成宴。此外，黎族外嫁女回娘家，往往会携带自制的鱼茶，传输着见面礼的用心和情分，同时彰显着自己成长为持家能手之意，也暗示着勤劳贤惠的女性光辉形象。

功力深厚的鱼茶是有气质的，具备灵魂的。它负起了摆渡担当，摆出了一份非遗风味的吸引，渡向了一种舒爽生活连接经久的乡愁。

人生况味

一个特别的春节

■ 王淑存

碧海蓝天，椰风海韵，阳光沙滩，心中早已神往。春节前女儿一个电话，接爸妈去三亚过年。于是，女儿的孝心成全了我多年的夙愿。

癸卯除夕，鄂东大别山小山城，雨雪交加，寒风刺骨。我披着一身冷雨，踏上去三亚的温暖旅程。

大年三十的天河机场，虽没有平常拥挤，但去三亚的航班满员。午时，登上航班，随着飞机在滑道前行，心早已飞往南国。武汉的天空雨雪雾蒙，空气如凝固一般，我整个身心绑得紧紧的，压抑到极点。好在有美好的向往，冲淡心中的阴霾。

大约半小时，飞机爬上万米高空，在云朵上飞行，蔚蓝的天空，空旷的原野。高空俯视，如同观赏一场没来得及冰封的暴雪，四周蓝天为雪原旷野镶上深蓝色边框，与飞机蓝色的机翼遥相呼应，纯净到无法用最美的话语言表。我一阵放松，“哇”地呼出一口浊气，刚才的压抑、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飞机一路向南，一会儿在薄薄的白云上飞行，我从云缝中，窥视大地，山川，河流，村庄，大海，无边无际。一会儿，大坨大坨的白云如棉花，如哈达，蓬在村庄上空，如同人工搭建的天棚，我害怕踩破白云。

正当我想入非非，空姐送来温柔甜美的话语：女士你好，喝点什么？来杯热茶吧。只见身着白衬衣，红马甲，花格短裙的美少女，用纤纤玉手给我奉上香茶，送来小面包、酸辣萝卜、饼干和果冻，正餐是鱼香肉丝饭。坐一旁的先生说：这可是在天上吃年饭，千载难逢啊！

白云弄影，天上人间。飞机下降，河海无边，一湾椰影三面海，水琼天碧处处花的三亚快到了。

此刻，只见云层搭起洁白的拱桥，我脚踩缥缈的白云，如梦如幻。薄雾飘过机翼，我看到了原始森林，碧蓝的大海。一栋栋高楼，似模具；一条条大道如棋盘。河流纵横，白云出岫，仙山琼阁。

一缕阳光照进舷窗，飞机平稳着陆，走出机舱，一股暖流袭来，赶紧脱去来时棉衣，南国真的没有冬天。

走出机场，女儿接上我们，直奔海棠湾。天高云阔，红霞满天，花团簇拥，车行画廊。道路两旁的芙蓉花、凤凰花，天堂鸟，鸡蛋花，火焰树，三角梅……把三亚装扮如美丽的天堂。我竟忘了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！

黄昏时分，一家人去看海。那片向往已久的湛蓝恍然如梦，夕阳下烟波浩渺，波浪流金，椰林婆娑！一波波蓝色的海浪顶着白色的花环，借着风，涌向岸边，气势磅礴。海水和天空融为一体，已分不清是水还是天。

今晚的海，没有想象中的波涛汹涌，安然中带点恬静。我急切地奔向大海，海水亲吻我的脚丫，一个海浪涌来，蒙住了我的双眼，我随手捋一把发髻，尝一尝咸咸的海水，惬意无限。

海浪缓缓退去，将五颜六色的贝壳留在沙滩，我发狂地捡啊，捡啊，塞满了口袋。

又一波海浪袭来，我踏着浪，近距离去聆听海的声音。调皮的海浪追逐着，撞在礁石上，溅出无数朵浪花，犹如梦幻般的喷泉，丝丝缕缕扑面而来，有呼吸，有心跳，有颜色，有味道。大海啊，我终于见到了你，倾听你在黄昏时分的轰响。

这就是我的大年三十夜，我的整个身心充满了海，被大海的宽广，大海的胸怀浸染。

初一凌晨，涛声奏响起床号，鸟儿声声唤我名。窗外的海面朦朦胧胧，航标灯忽闪忽闪，泛出红光，亮了一片海。不一会儿，海面一片绯红，圆圆的日头正从遥远的地平线冉冉升起，晨曦初照，雾气氤氲，渔民们的小舟在海面穿梭，正在捞起金色的海洋。

我一路小跑来到海边，与海浪戏耍。海水一波追着一波向我撞来。海风轻拂，按摩我的脸庞，迎着和风，奔向海浪，我很想立上潮头。可少年的壮气，年轻时的冲动，随着岁月已经抹平，只好望海兴叹！

面朝浩浩碧波，无边的大海，我如一粒尘埃。

想起当年苏子流放海南，九死一生，面对茫茫大海，他失掉了许许多多手中抓握的事物，失掉了重重建立起来的自我，扯断了胸臆间枝繁叶茂的葛藤，成为一个大活人。俗世的我，名闻利养的我，算个啥？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匆匆过客。

癸卯春节，我从大山到大海，度过了平生最快乐的时光。我这个大山的女儿，在浩渺无边的大海面前，是如此渺小。心扉突然开敞起来。

椰风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